

## 4 参考文献

- [1] 张卫红,姚美,黄海玲,等. 护理专业实习生换液过程中三查七对执行情况的现况调查[J]. 河北联合大学学报(医学版), 2016, 18(2): 151
- [2] 罗燕鸿,张琳,周春华,等. 中文核心期刊官网生物医学研究伦理审查制度建设现状与提升策略[J]. 编辑学报, 2021, 33(4): 412
- [3] 罗萍,曾玲. 对医学期刊编辑的生物医学研究伦理审核意识的调研及建议[J]. 编辑学报, 2022, 34(2): 189
- [4] 王娇,李世秋,蔡斐. 从科技论文的评审及检索谈题目的撰写[J]. 编辑学报, 2017(增刊1): 30
- [5] 白娅娜,武英刚,宫在芹. 百度学术:期刊编辑工作的好助手[J]. 编辑学报, 2017, 29(2): 172
- [6] 蒋晓,杨锐,张凌之,等. 基于 AMLC 的科技期刊论文学术不端特征分析及对策研究[J]. 编辑学报, 2021, 33(6): 653
- [7] 郭伟. 利用“稿件追踪”平台防范“一稿多投”的实践[J]. 编辑学报, 2016, 28(5): 471
- [8] 王志豪,张卫东,文辉,等. IP 定位技术研究[J]. 信息安全学报, 2019, 4(3): 34
- [9] 庞海波. IP 定位技术在学术论文代写代投稿件审查中的应用[J]. 编辑学报, 2022, 34(1): 80
- [10] 周英智,李伟,孙瑶,等. 初审中利用数据库检索论文抄袭行为[J]. 编辑学报, 2008, 20(4): 319
- [11] 知识分子. 论文图片作假: 侥幸机会小, 撤稿代价大 [EB/OL]. (2020-07-27) [2022-09-01]. <https://zhuanlan.zhihu.com/p/164362435>
- [12] 张维,邹仲敏,汪勤俭,等. 生物医学论文典型学术造假图片辨析及防范措施探讨[J]. 编辑学报, 2021, 33(3): 280
- [13] 叶青,林汉枫,张月红. 图片中学术不端的类型与防范措施[J]. 编辑学报, 2019, 31(1): 47
- [14] 张宝珍. 加强发表费和审稿费的管理对遏制一稿多投有一定作用[J]. 编辑学报, 2005, 17(1): 55

(2022-09-05收稿;2022-11-09修回)

## 《自然》杂志发表臭名昭著论文之始末

游苏宁/中华医学会

1869年创刊的英国《自然》杂志,原是一本典型的科普杂志,后来也开始刊登学术论文,因在20世纪70年代敏锐抓住了影响因子游戏的重大机遇,得以快速跻身于世界名刊之列。不仅如此,该刊近年来通过“马太效应”迅速扩张,形成一系列声名显赫的子刊,刚刚公布的最新期刊影响因子排名前30名中,《自然》杂志子刊差不多占去半壁江山。

江晓原等在《读书》杂志发文,通过揭秘《自然》杂志在稿件处理中的故事,以真实的史料和翔实的数据,为我们揭露出该刊中存在的滑稽之处,从而有助于我们正确看待名刊和论文发表。《自然》前主编坎贝尔坦承,该刊曾经发表过几篇“不仅仅是错误的,而且简直算得上是臭名昭著”的论文。

1988年6月30日,《自然》发表了法国国家健康与医学研究院免疫药理学与过敏反应研究组题为《高度稀释的抗lgE抗血清引发人嗜碱性粒细胞脱颗粒》的论文,作者发现:即使在抗体被稀释到其分子已不存在于溶液中的地步(每次浓度稀释为上次的1/10,连续进行120次),仍可引发免疫应答(具有生物学活性),也就是说,水具有记忆功能!此文后来就被称为“水的记忆”,成为《自然》历史上最著名的富有争议的论文。同年7月28日,《自然》时任主编马多克斯在该刊发表了他自己领衔署名的文章《高倍稀释实验的错觉》,公布了他按事先约定带领一个调查小组进入该实验室调查的结论:“‘水的记忆’论文中提出的观点缺乏可靠证据。”主编亲自撰文,直接推翻自己杂志刚刚刊登的著名论文的结论,无疑是极为罕见的举动。更出人意料的是,在同期杂志上,还刊登了原文作者的回应文章,他当然不接受调查小组对实验的否定结论。随后双方开启了有关问题的激烈骂战。从表面上看,或许我们会感觉《自然》的形象大受损害,但是如果知道了他们背后的惊人操作,那就更不知要作何感想了。

原来这篇论文1986年就已经投给了《自然》,审稿持续了2年之久,反馈了审稿意见的3位审稿人一致认为“实验一定在某个环节出了

问题”,这等于直接否定了论文所报告的实验现象的真实性。为何该文得以发表呢?其内幕是《自然》主编和作者事先达成了协议:《自然》先发表这篇论文,然后派出调查小组前往该实验室进行调查。调查小组由1位专业魔术师、1位科学家和《自然》主编3人组成。邀请魔术师的初衷,是希望他能够发现这个著名的实验结果中是否含有某种欺骗性的成分。论文作者事先知道调查人员的组成,但为了让论文在名刊上顺利发表,避免节外生枝,他选择了隐忍,对名单没有提出异议。他坦言:“我需要一个没有争议的国际期刊来发表这篇论文。”正如《自然》主编所言:“他妄图通过在世界顶级科学期刊上发表论文,为其不可靠的科学成果获取背书。”

为何这篇文章最终得以发表呢?窃以为《自然》编辑部和作者在获取最主要的目标方面高度一致,都是希望通过炒作这个话题而提高各自的被关注度和影响力。毋庸讳言,他们异曲同工地达到了各自的目的。与国内大部分期刊不同的是,《自然》及其旗下的所有杂志均无编委会,也不附属于任何学会和学术机构,因此,其“在编辑方针上是独立的,应当发表什么内容由我们自己来判断”。对《自然》而言,审稿并非通常意义上的同行评议,而只是必要时的“业务外包”。审稿人的意见仅供杂志参考,并不能决定稿件刊登与否,所以决定稿件是否刊登的是编辑部,最终是主编。其主编坦言:衡量论文的科学价值并不存在唯一标准;读者兴趣是至高无上的原则;文章是用来读的,科学论文也不例外。如果作者兴趣和读者兴趣发生冲突,应以读者兴趣决定期刊发表政策。这里不言而喻的是:所谓读者兴趣,说到底其实就是编辑兴趣——由编辑来判断读者究竟对什么文章感兴趣,而判断的结果往往带有很大的主观性。

笔者在此发出由衷的奉劝,真的不要盲目迷信国际名刊,《自然》发生的这一丑闻,值得我国科技期刊人警惕。

(转自2022-12-31《医师报》网站;作者对文字略有修改)